

唐河,直挂云帆去远方

水兵

季、田中禾、马新朝等名人文人大家辈出……

二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唐河竹林寺旁边的唐河一中就读,午休和傍晚时分,我们几个调皮的男生总是翻墙越林,偷偷到唐河洗澡。那时的唐河,河面宽阔,河水清澈,细沙漫流,游鱼见底;细白的沙滩一望无际,岸边的芦苇、芭茅郁郁葱葱。我们在这方天地里,像鱼一样自在,像鸟一样自由。麻利地把衣服脱光,“扑腾腾”下饺子一样跳进水里,鱼一样潜水游泳、打水仗。玩足瘾够了急急上岸,衣服还没吹干,预备铃声响了,带着热烫的细沙、半湿的衣服匆匆跑回学校,却被早早值守的老师拦在校门口。等待的是班主任老师的领回和无情的训斥、罚站、写检查……就这,也挡不住烈日当空的午后,或夏风沉醉的傍晚,我们偷偷跑出的步伐。

那时的唐河,真是我们的天堂!

我儿时记忆中的唐河更是了不得。那时流经百里到了郭滩的唐河,少了因河床狭窄而挤压的一分激越和傲气,多了一分海纳百川的胸怀。经过三家河、清水河、绵延河等几条支流的注入,河床宽了,河水大了,有些河湾处,甚至出现了宽广的湖面。波光粼粼的水面上,水鸭嬉戏,鸥鸟游荡,自由自在的小鱼儿上下窜动,细软的白沙滩从水边一直平铺到堤岸。碧波之下,各色的鹅卵石尽收眼底,即便是一片落叶,几棵柴草,也历历在目,纤毫毕现。

帆影桅立、渔人鱼鹰,河面充满了无限生机。困难年代,拉纤船运,捕鱼捉虾,汤汤唐河,成了许多人的生命河。

10多年前,我曾在写唐河的一篇短文中写道:“我的美丽如梦的唐河啊,我何时再走进你柔柔的怀抱里,和着晓风明月,桨声灯影,一泻千里,风情万种!”

往事如烟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向往。

最近,因为复航工程需要,承载着几代人记忆和美好的唐河老桥,在几声“轰隆”的巨响中,伴着十几米高的巨浪水柱瀑布般跌落,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我的老同学、央视导演许进安在《别了,唐河大桥》一文中深情写道:

几十年过去了,大桥对我的震撼至今难忘。

当汽车走在大桥上,往北一看,一条大河从远方奔流而来,又南流而去。车在桥东头停

下,下到桥底,只见河面宽阔,河水清澈。当时正是中秋时节,很多人在桥下水中洗澡、嬉戏。有几个小孩在桥北水中一块形似蛤蟆的石头上跳上跳下,身后是溅起的水花和一片笑声。

抬头仰望,只见半圆形的桥身如彩虹一般横跨空中,直插云霄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人工建筑。桥拱上还有两个燕子窝,一群燕子呢喃着飞来飞去……

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生前书房墙上挂着三幅照片,其中就有唐河大桥和唐河泗洲塔,它们都成了故乡的象征。

冯友兰先生的女儿,著名作家宗璞在散文《二十四番花信》里写道:有上场,有退场,人,也是一样。

岂止是人,任何事物都是一样。时代在发展,唐河大桥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相信不久的将来,一座气势更加恢弘的唐河新大桥会在原址矗立,与复航后络绎不绝的航船交相辉映,构成一幅21世纪美丽唐河的新画卷。

三

一切皆有过往,一切都是序曲。

如今,漫步于唐河岸边,眼前除了蓝天白云,就是一河清凌凌的碧水,还有对岸湿地公园那满眼的绿色。人们在茶亭、临河风景台上喝茶、读书、闲聊,慢生活是休闲、是养生、是“智者乐山,仁者乐水”的快乐。三五人河边而聚,或垂钓,或散步,悠闲自在,颐养天年,把当代人生活的闲情逸致都挥洒在唐河氤氲着的天地间。

天空、湿地、彩桥、流水,华灯、水幕、霓虹、无尽的花带绿廊,葱郁植被中粉墙黛瓦的房屋、耸立两岸的高楼大厦、林荫大道,视野中的一切是如此美丽迷人,就像一幅幅重彩油画,令人心醉神迷,流连忘返。

仅仅围绕唐河县城,就有一桥二桥三桥四桥……时代会以我们不可想象的速度和神奇发展着,前进着。

伟大的母亲河——唐河,一定会给唐河儿女以血脉、胆气和无尽的力量;“朝饮唐河水,晚吃汉江鱼,万里长江横渡,乘风破浪入海”会成为一种澎湃的时代精神和创新力量——通江达海,扬帆远行;更相信“长歌尽落日,乘月归田庐”会孕育出一河两岸如诗般的美丽村庄、青山绿水,为生态唐河铺展出一幅浓墨重彩的田园风光,自然画卷。③9

水兵,唐河人,中国作协会员、河南省散文学会理事,河南省文学艺术成果奖、《莽原》文学奖获得者,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多部。

《南都赋》顾问团

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弘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

南都赋

赵超构名专栏 全国报纸副刊名专栏 中国城市党报名专栏

南阳作家杂志